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四期／民國 96 年 12 月／頁 151～174

作爲研究方法的系譜學

邵軒磊*

摘　要

系譜學（genealogy）揭示了事物的不連續性，適合承載傅柯獨特的本體論及知識論，成爲傅柯晚期使用的研究方法。本文試圖對系譜學做出系譜學的分析，用以介紹系譜學作爲研究方法的由來及操作形式。系譜學原來是用以研究家譜與血緣，目的是追溯起源，從而得到自身由來的安定感。之後，尼采使用詞源學的研究方式探討「詞語」以及「價值觀」的傳承，以繼承的斷裂性達到自身存有的保證。傅柯延續尼采的系譜學對知識、瘋癲、性和醫學等等社會學的邊緣議題加以研究。本文將系譜學從方法論的討論延伸到知識論的問題，從而對後現代社會科學／學科提供可能的研究模式。

關鍵詞：方法論、尼采、社會科學、知識論、系譜學、傅柯

* 本文作者爲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若是有任何意見或問題歡迎來信或致電討論，E-mail: 93260505@nccu.edu.tw。通訊住址：11605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東亞研究所

收稿日期：96 年 1 月 5 日；通過日期：96 年 11 月 26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研究緣起

「科學方法」擁有三個特色，在本體論上知識必須全然獨立於研究者之外，知識論上以可重複操作性及可驗證性爲主要取向，而方法論上主張的是實證研究方法，也就是以假設檢證爲中心（可驗證性），經過實驗（可重複性），得到一整套客觀的假說、定律到定理。以上描述的「科學性」可說是二十世紀現代性社會學科的特色（黃瑞祺，2005：5）。[1] 若將「研究方法」定義爲對研究對象的確定、研究方法的闡明和評估以及研究結果的表述方式（黃瑞祺，2001：43），則科學作爲研究方法在社會學科／科學中實際上是具有矛盾性的。[2] 簡言之，社會學科／科學將社會現象作爲研究對象，不存在「實驗」的可能性，因爲純然的實驗情境（其他變項不變）很難存在。[3] 在此之上，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同爲社會構成，主客體不容易劃分，對於科學的客觀性原則更產生了很大的挑戰，[4] 也就是作爲社會學本身的「自反性」。[5] 因此面對各種新興議題與現實狀況變遷，社會

1　文中以實證論始祖孔德所創造「社會物理學」一詞爲例，希望社會科學能像物理學或自然科學一樣，對社會秩序有預測及控制的功能（黃瑞祺，2005：5）。另一種對社會科學的傳統認識來自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目的在掌握社會發展的規律（黃瑞祺，2005：13），但黃文對視馬克思爲科學的看法有所保留。

2　這裡的「社會學科／科學」是指哲學、文學、甚至是社會、經濟、政治、外交等等用來研究人及其行爲的研究。有別於研究自然學科等等研究非人生物或無生物等等，如物理學、數學。

3　甚至能說自然科學中的「實驗情境」也不可能存在，極端的例子是芝諾（Zeno）的：「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水中。」這個議題在哲學中延伸爲關於「同一性」的論辯。

4　關於社會科學（尤其是政治科學）在方法論與知識論挑戰的評論，請參考《後現代的政治知識》（石之瑜，2002），其中討論關於政治科學議題，如國家、權力等等如何在現代學科中加以建立，而這些觀念本身所帶有的各種「非客觀性」；以及《社會科學知識新論：文化研究立場十評》（石之瑜，2004），對於科學方法實踐的「不可能」性所做出的評論。

5　也就是社會科學的理論最後會影響社會現象，而新的社會現象又會創造新的理論。黃瑞祺以霍桑實驗、伊底帕斯效應、自殺預言、自我實現的預言等等案例來說明：「社會觀念會進入它們所描述的社會世界而改變之，人會取用關於他的知識或資訊來合理化或調整他的行爲」。而在邏輯上「社會人文科學如果要步自然科學的後塵，以預測控制爲其目標，而以預測準確與否爲其判準，則是無視於社會現象的自反性」（黃瑞祺，20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學科／科學需要更多的方法論及研究方法，甚至是知識論與價值體系。由此一觀點出發，本文試圖藉由討論系譜學（genealogy or *la généalogie*）的發展脈絡，並提出系譜學作爲一種研究方法的可能性。

一九七五年，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6] 發表了《規訓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這本書被傅柯自稱爲「第一部成熟著作」（李少軍，2006：68），其中便是使用系譜學的方法分析權力問題，自此「系譜學」一詞受到很大的關注。系譜學以研究檔案（file）和論述（discourse）爲主，是傅柯晚期使用的研究方法，相對於他早期所使用的考古學（archeology）。[7] 傅柯認爲系譜學揭示了事物的不連續性，能以此發揚了傅柯哲學中的本體論及知識論。因此本文以傅柯思想爲中心介紹系譜學的由來及操作形式，並回顧系譜學的觀念源由，亦即對系譜學做出系譜學的分析（a genealogical analyze of a genealogy），提供社會學界關於知識論的思維模式與討論。

貳、先行研究與本文架構

本節討論系譜學的「研究方法面向」的既有研究。由於傅柯去世甚早，對自身學說並沒有做出最後的整合，因此研究傅柯的學者對傅柯所使用的系譜學也有很多種理解。有論者以爲系譜學並不只具有單一個哲學意涵，而同時具有本體論（將歷史放在本體位置）、認識論（反對主客二元對立／反對科學認識論）、方法論（歷史分析方法／微觀權力方法）的面向（劉

13）。黃文對此一問題的解答是提出「主客交融互動的格局」以及批判裡論。

6 必須在此加以附帶說明的是：由於 Michel Foucault 並沒有「自己宣稱」的中文名字，在中文文獻中常有不同的譯法，包括：傅柯、傅科、福柯、富柯等等，本文採用台灣學界最常使用的「傅柯」作爲能指，但是在引用文獻與書名時若是更改則容易造成混亂，因此原文照引不另更改。

7 以傅柯自己的話來說「（考古學）對這種對形式本身的考察成爲可能，（而系譜學）則能夠分析其實踐之外的形成過程，以及隨後而來的修正情況」（Foucault, 1990: 11-12）。與考古學的不同不在於本體論、認識論的角度，而是提出了全新的起源分析方法和微觀權力分析方法，從而將研究的主題從知識轉向了權力（劉永謀、夏學傑，2006：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永謀、夏學傑，2006：82）。甚至有學者認爲，全體傅柯哲學就是系譜學。[8]

學者普遍認爲系譜學對於傳統的哲學觀念而言具有突破性。在本體論方面：蘇碩斌認爲系譜學是歷史學的延伸而以空間觀念取代時間觀念，注重知識的空間向度（蘇碩斌，2000：155-157），並延伸成爲空間（都市）規劃中，所呈現的空間意義。黃雅嫻的研究顯示系譜學以歷史的方式說明個體如何具有成爲主體的可能性（黃雅嫻，1996），爲本體論提供時間序列方向的理解，在這兩種說法之中呈現出系譜學「時間／空間」兩立的構圖。其次也有論者強調系譜學的突破在於將「權力」做爲主要研究目標：李新民說明系譜學可以穿透權力的控制策略。[9] 黃煜文的研究也支持此一觀點並認爲系譜學能清楚地「說明非論述層面內權力的互動關係，並且顯示非論述層面是經由權力關係來產生論述」（黃煜文，2000：10）。系譜學也將歷史的時間觀做了一種顛覆，相對於傳統史學的研究對象是「真實」，傅柯的系譜學旨在揭露歷史的不連續性及歷史只是受少數人操縱的本質（洪美秀，1996）。這些既有的先行研究中，不只是認定系譜學包含的範疇有所不同，就連各種立場也呈現不一致的情況，除本體論與知識論的範疇之外，以下茲將既有文獻有關系譜學有關方法論立場整理如表 1。

依照表列看來這些立場具有很大的分歧，原因不但是因爲傅柯本身未能對自身學說做出統整，與傅柯本人的寫作風格也有關係，他使用大量重複而又模糊的形容詞堆砌，文體本身如同詩一般跳躍，使後來的研究者爲了說明不得不加入自身的大量詮釋。這樣一來使得系譜學更像是一種觀點（世界觀）而非現實可操作之研究方法，也使得現今對於系譜學的研究停留在「描述」階段，這些描述往往又如以上呈現的，成爲名詞的再堆積以及重組。換言之，大部分先行研究中，所鋪陳的系譜學往往帶有一種觀念論的性質，也就是將系譜學作爲研究前提，雖然提醒了讀者系譜學的重要性，然而對於系譜學的操作性往往不十分詳細的論述，以致於無法對於「系

[8] 智河（1997：47）：「廣義的系譜學則包括傅柯的整個哲學；而狹義的系譜學指形成於七十年代的一種與共時性的考古學相區別的歷時性的分析方法」。

[9] 李新民（1997：306）：「所有權力人物偏好的假設、價值甚至論理評判模式都藉由教育系統來加以合法化並因而進行安靜而無法抵抗的暴力控管之現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譜學／非系譜學」的研究做出明確的分別與判斷，甚至是缺乏指標。[10] 具體而言，這樣的學問爲什麼能揭穿「權力本質」？其合理性何在？則並沒有被詳細提及。

表 1　系譜學方法論範疇一覽表

包　含　要　素	立　　場（代表研究文獻）
政治意義 （權力研究）	權力表現於微觀與實際操作、應該關注統治層次而非法律（劉永謀、夏學傑，2006：83-84；李少軍，2006：70；McCarthy and Hoy, 1994: 270） 權力包括由外到內的各種滲透過程（張進，2003：34；李新民，1997：309）
歷史意義 （史觀）	歷史就是偶然（劉永謀、夏學傑，2006：84） 揭示這些反常現象的解釋性分析（于奇智，1997：45） 歷史去中心化（張小琴，2000：19；智河，1997：50） 反對進步（張小琴，2000：20） 歷史作爲文本與事件（張進，2003：34）
倫理學／形上學意義 （主體性研究）	去主體化、反主客二元對立（劉永謀、夏學傑，2006：84） 事物沒有本質、注重差異（張小琴，2000：18） 本體透過歷史而建立（智河，1997：47；黃雅嫻，1996） 本體透過話語而建立（張進，2003：32） 相對主義主體論（Kusch, 1991: 210）
對起源的看法	起源就是權力（劉永謀、夏學傑，2006：83） 起源是混亂的（李少軍，2006：68） 忽略起源而重視事物本質（李震，2005：45）
話語分析	注重話語的檔案化歷程（于奇智，1997：45） 注重話語的社會作用（張小琴，2000：18；張進，2003：3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針對以上的疑問，本文試圖追溯系譜學的由來以及轉變，並由傅柯自身的詮釋以及其他相關著作來發掘系譜學的「操作方法」，藉此與康德

[10] 因此有論者指出傅柯的方法是選擇性的使用資料無非「強姦史事」（楊宇勛，1999：201-2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mmanuel Kant, 1724-1804）、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1908-）以降的近代知識論發展做出對話，以及傅柯以系譜學研究的作品實踐中找到指標，使系譜學能成爲可操作的研究方法。本文並無討論整體傅柯理論的意圖，因此僅就「作爲研究方法」的系譜學加以著墨。以下將系譜學由三部分加以說明，第一部分是系譜學的「系譜」，包含了從研究家譜到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所使用的《道德系譜學》所揭露的研究方法；[11] 第二部分則是傅柯系譜學的操作模式、要點以及與傳統史學的不同；第三部份以與現代知識體系的對話用以具體討論其作爲方法的知識論層次，文中穿插傅柯本身的文本加以說明。

參、系譜學的系譜

在以上的基礎背景之下，本研究藉由對「系譜學之系譜」的討論，來凸顯此作爲研究方法的價值與適用性，並且以此對於系譜學的正當性與應用方法加以論證。

一、家譜系譜學

系譜學原本是人類學或歷史學用以研究家譜的方法，在傳統學科分類上屬於史學的一支，研究人或是姓氏的由來及分支，注重的是血緣和姓名的傳承連接性。目的在於發現「出身」（*Herkunft*），[12] 也就是每個「個體」隸屬某個群體，其血緣、傳統或尊卑等級群體的可能性與理由，對出身的分析常常涉及到對種族或社會類型的考慮（福柯，1998c）。[13] 因此，傳統系譜研究中重視起源的雙重意義在於：第一、圖像之中的「血緣」作爲其中的隱藏而又確實的聯繫，其次、藉由系譜保證了其中每一份子的由

[11] 《道德系譜學》原名爲：*Zur Genealogie der Moral*，成書於 1887 年。本文使用的是周紅譯版本（尼采，1992），並參考英文版（Nietzsche, 1967）。

[12] 這個詞原初意味著先祖（stock）或血統（descent）。

[13] 本文引用章節取自中文版（福柯，1998c），並參考 1984 年之英文版（Foucault, 1984: 76-100）以及 1971 年之法文版（Foucault, 1971: 145-1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來。[14]

二、道德系譜學

延續使用家譜研究的方式，尼采在《道德系譜學》一書中以語源學方法討論「善與惡、好與壞、罪、良心」等等詞句的起源，[15] 也就是把目標放在找出詞語在最初使用時所符應的觀念。尼采提到：「語言科學，特別是對語源學的研究，給道德觀念的歷史發展帶來的什麼樣的啓示」（尼采，1992：35）。[16] 具體而言尼采以文字的源由用以追溯某種觀念的起源，這標示著，古代系譜學從研究技術層次上升到作爲方法論的層次。

但是什麼又是「語詞的血緣」？尼采在《道德系譜學》對他所探查的主題「善與惡」、「好與壞」的根源分析後，發現詞（能指）本來並沒有意義（所指），但用習慣了就被加上了價值觀，從詞源學的發音指出「哥特」（good）這個詞彙由不帶價值觀的種族名詞演變成爲有價值觀形容詞，指涉的是「好」。[17] 即使如此，尼采使用語源學不是用來證明這些觀念自古有之而有其正當性，而是以各個階段語言概念的轉換甚至扭曲來說明其「可變性」。也就是利用詞與詞之間使用的「不連續性」，用以凸顯了歷史的不連續性、事情的不一致性及由此反映出的權力結構。由此啓發，尼

---

[14] 以馬太福音第一章耶穌的家譜爲例，將耶穌的血緣回溯至所羅門、大衛、亞伯拉罕及亞當，證明耶穌確實是由上帝所出。家譜的作用在於將研究客體圖像化，由縱的連結（血緣）而產生橫的連結（親屬）。

[15] 語源學「是研究同源詞（又叫同族詞）的問題，及研究一個或多個詞語的歷史的淵源關係，屬歷史語言學的範疇」（齊沖天，1997：1-2）。有論者認爲：分爲縱向的和橫向的兩種類型，主要以訓詁學與詞義訓釋來做出語源學、發生學的說明（殷寄明，1998）。尼采之所以使用語源學主要應爲其意圖探究「出身、背景、起源」，而這正是傳統系譜學上所關心的。

[16] 傅柯繼承了這個觀點，認爲系譜學家在開始時必須著手研究開端，也就是以系譜的分析方法研究大量「失去」的事件時，能將研究者自我分離出來，但這種觀點在後期有些轉變。

[17] 「克爾特語爲我提供了正好類似的情況，fin 這個字原本就是用來標誌貴族的，最後被用來標誌好、高貴、純潔、本原是黃頭髮，以此和膚色暗、頭發黑的土著居民相對照。……我們德國人的『好』（發音即爲哥特）本身難道不是標誌神聖者、神聖種族的人嗎？而且這難道不是和哥特人的人民（起初是貴族）的名稱相一致嗎」（尼采，1992：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采便將系譜學的研究更深一層定位成主體和權力的研究，也就是說，尼采系譜學想要呈現出「語言」正是權力的運作軌跡，同時也是其基礎。在《道德系譜學》中有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段落：

> 一件事的起因和它的最終的用途、它的實際應用，以及它的目的順序的排列都全然不是一回事；所有現存的事物，不管它的起源是什麼，總是不斷地被那些掌握權柄的人改頭換面，根據他們的需要加以歪曲；在生物世界中發生的一切都是征服和戰勝，因此所有的征服和戰勝也就都意味著重新解釋與重新正名，在這一重新解釋與正名的過程中，以往的「意義」和「目的」就會不可避免地被掩蓋，甚至被全部抹掉（尼采，1992：54）。

依照此一觀點，尼采甚至將所有的事物的歷史都視爲解釋與再解釋的過程，[18] 相對於家譜中隱而不顯的連帶，解釋歷史也就成爲了強者「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展現，意義從屬於意志，同時也從屬於權力，爲了主體的生存或生長，意義必須像細胞一樣汰舊換新。[19] 到尼采的階段，系譜學用來否定柏拉圖式現象／本質的二元思維，也間接否定「真實」作爲永恆價值的意義，轉而將主體研究的正當性建立在「權力研究」之上。[20] 具

---

[18] 「一件事、一個組織、一種習慣的全部歷史可能就是一串不間斷的鎖鏈，連接著各種重新解釋和重新正名，至於這些解釋和正名的起因本身並沒有相互聯繫的必要，相反，它們的相繼排列、相互交替只不過是偶然的因素使然」（尼采，1992：55）。

[19] 「（序列中）形式是可變的，而『意義』的可變性更大……這在任何一個有機體內都不例外：每逢整個機體的主要生長期開始，機體各個器官的『意義』也隨之改變；在有些情況下，個別器官的衰老和數量的減少（比如由於有些組成部分的死亡）可能是整體的完善和力量增長的徵兆」（尼采，1992：55）。

[20] 在另一部著作中尼采提出系譜方法中的血統不連續性及權力意志理論：「對血統的搜尋並不是奠定基礎：相反，它動搖了那些先前認爲是固定不變的東西；它打碎了先前認爲是統一的東西；它顯示了先前想像爲保持自我一致的東西實際上是異質的。那還有什麼信念能經得起這種搜尋，以及更具決定意義的，還有什麼知識能經得起這種搜尋？如果對一個收集並精心記錄了諸多事實，或者進行證明和反駁的學者作一種譜系學的分析，他們表面上看起來是超然的，並『純粹』獻身客觀，但他們的出身立即就會洩露出書記員手中的廢舊文件或是律師的辯辭，這些人才是他們的父輩」（Nietzsche, 1974: sec.34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體而言，表現在研究各種時期對於論述價值觀的轉變與爲何轉變，試圖製作出語言的系譜圖表並且發掘其中作爲聯繫的權力主體。

肆、傅柯系譜學的開展

作爲傅柯系譜學開展的背景，主要有兩點：其一、在一九八三年的訪談中，傅柯表示：「我個人的研究動力來自閱讀尼采」（福柯，1997：6）。於是在討論傅柯本體論時，必須考慮尼采的歷史不連續性和權力意志理論。第二、傅柯注意到現代性的影響下，社會科學中主體（subject）、研究對象（object）與人（man）之間的關係彼此相互滲透，也就是注意到前述「自反性」的問題。從這兩點出發，傅柯想要說明：「真實」的基礎何在？而在此條件之下，主體必須如何自處？

一、以「出現」取代起源

傅柯認爲即使是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連結，也是屬於記號運作的範圍，其中的指涉相關性必須依照語言的邏輯來運行，語言是離散的，從而其中系譜事物的關係也是處於離散而複雜的，並不是線性的：

> 系譜試圖辨識的那些特徵並不完全是某個個體、某種情感或某個觀念的類屬特徵；毋寧說，它尋求的是一些微妙的、獨特的和個體之下（sub-individual）的標記，這些標記可能會自我交叉，從而構成一個難以解開的網（福柯，1998c）。

由於當時在既有的理性思考下，人們往往試圖在不間斷的連續性中尋找出身，所以常常固定於依賴自身存有的持續性而將其當成最終判斷標準。因此傅柯延續尼采對「出身」的關注，但以「出現」（*Entstehung* or emergence）的概念取代「起源」，在德文中意味著「興起的時刻」。也就是連產生聯繫作用的「語詞」本身也與社會的語言脈絡息息相關，[21] 甚至

[21] 也就是在《性史》第二卷中所討論的「道德主體」的由來。「個體們發覺自己是性經驗的主體的這種經驗，是向各種不同的知識領域開放的，而且他的表達也有一套規則和約束」（福柯，2001：10）。因此「所有的道德行爲自然都與實踐的實際情況及行爲人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權力密不可分：「（出現）總是在諸多力量構成的某種狀態中產生的。對出現的分析必須描述各種遊戲及其方式，包括這些力量相互發動的鬥爭，或針對不利環境發動的鬥爭，或那些企圖通過這些力量的分裂、使之互相爭鬥而避免退化，並重新獲得力量的努力」（福柯，1998c）。因此，出現本身就是權力的具體實現，傅柯將其詮釋爲「善的群現」，存有與權力的此在（being）合而爲一，連續及不連續這個範疇並不會影響到存有，存有本身可以靠自身實現，而不需去回溯至起源加以保證，[22] 以莊子的話來說就是「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23] 這一點與尼采的權力意志是有系譜性關連的。

> 對血統的分析還准許根據某個特徵或概念的獨特面貌發現事件的繁衍，通過這些事件，也多虧這些事件，並且以這些事件爲背景，特徵或概念才得以形成。系譜學並不妄稱要回溯，重建一個超越了被遺忘的事物的散佈狀態的宏大的連續性。……（這表示）眞理或存在並不位於我們所知和我們所是的根源，而是位於諸多偶然事件的外部（exteriority）（福柯，1998c）。

在這裡傅柯更進一步否定了本質的存在，也就是說存有的本身並不表

關……是作爲『道德主體』的自我塑造。個體規定自己身上需要進行道德實踐的某一部份，明確自己對所要遵從的戒律的態度，並且確定自己作爲道德目標的某一部份」（福柯，2001：40）。

[22] 起源在傳統形上學和神學中是被賦予高度好的價值的，而傅柯試圖把起源的重要性降低：「系譜學家開始研究那開端，無數的開端，稍用歷史的眼光，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它模糊的足跡和淡淡的色彩。對血統的分析，促使拆解我，在這個空洞的綜合之處，代之以大量稍縱即逝的事件的繁衍滋生」（福柯，1998c）。

[23]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說的是語言的系譜性，詞不是孤立存在而可以取得意義的，每個詞都有自己的家族，然後從這裡一個詞才取得意義。所以語言是需要結構的，這結構中每個詞都是相對的，抽掉任何一個詞彙，該語言系統就有垮掉的可能。沒有隱藏於語言系譜之後的神或造物者來創造這個語言的世界，一切就是由系譜中的每個部分相互支撐架構起來，所以莊子說「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世界表現上看起來井井有條，但卻沒有一個預設的主宰。並不是先有一個預先存在的世界，然後主體再根據這個世界去命名，然後把這些詞組合在一起變成語言系統，相反的是，語言形成的過程剛好是倒過來的，世界是後於語言的。也就說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及知識是後於語言的，是語言先存在了之後，天地萬物才取得了存在的樣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現於自身，而是藉由與主體以外的社會條件產生反應來找到，[24] 這也就是後來的研究者認爲傅柯擁有結構主義特質的原因。[25] 上段引文也說明了系譜學的空間性質，傅柯認爲任何一個主題都「是一個空間，使這些力量分庭抗禮；這是一個虛空，這些力量借助它用手勢和言辭相互威脅」（福柯，1998c）。「出現」則是發生在力量之間，注重的是支配和面對支配的反抗，策略的交錯。總合來看，傅柯在這個面向上的確含有結構主義的影子，但是與結構主義不同的是，傅柯試圖描繪一種流動的結構，甚至是某種包含權力／時間的空間樣態。

二、系譜學與歷史

要討論具體的操作性的話，首先有一個容易使研究者疑惑的主題，就是史學作爲既有發展完整的方法論體系，與系譜學的關係爲何？傅柯主要對話的對象包括：以實證研究爲取向的蘭克學派以及學科綜合系統模型的年鑑學派。[26] 不可否認，兩者都重視了時間序列的順序（歷時性），在寫作形式上有相似之處。但是在總體觀念上史學認爲事件確實發生過，或有以各種實證史料來說明「真實」的蘭克學派，或有某些原則或「模型」對事件加以概括的年鑑學派，都隱含了事物皆有起源及連續性的形上學假設。因此傅柯對歷史學的看法是：「看待先前所有事物的視角中都隱含著時間的終結、一個已經完成的發展，因而這種歷史學家的歷史在時間之外尋求支持，並妄稱其判斷的基礎是一種啓示型的客觀性」（福柯，1998a：291）。因此傅柯重新把「現在」作爲前提，有現在才有作爲系譜的「過去」，

[24] 「（系譜學家）會發現事物都沒有本質，或者說，它們的本質都是一點點地從異己的形式中建構出來的」（福柯，1998c）。

[25] 但是有論者認爲「雖然其話語概念使傅柯衝破了結構主義的敘述決定論，但結構主義運動（事物的秩序能夠再現於詞語秩序中）依然對傅柯具有根本的方法論意義」（張進，2003：31）。

[26] 蘭克學派又稱科學歷史研究的科學學派，認爲歷史絕對客觀，必須由第一手的資料才有可能呈現「眞實」，因此又稱爲實證主義史學。主要的研究範疇偏向政治史、軍事史、外交史等，使用政府檔案、軍事、外交檔案及政治家的日記等。而年鑑學派，開啓了綜合研究方法的模式，以涂爾幹式的系統論模型來說明「眞實」，甚至不排除「心理」層次的研究（集體記憶、再現、集體心態等），並開啓了對人類學、田野調查的注重。請參考，彼得柏克著，1997；王爾敏，2002：163-1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就是在目的論上對歷史（過去）進行系譜分析，是爲現實（現時）找到參照系，進而把「現實納入過去之中」（于奇智，1997：45）。這意味了對於史學基本立場的反抗。表 2 將兩種歷史與系譜學的方法作一比較。

表 2　歷史研究學派與系譜學比較表

		實證學派（蘭克學派）	年鑑學派	系譜學
理論	理論	常模概念	系統理論	反本質論
	解釋模式	演化論	計量、區域史、比較史等	反歷史連續論
目的		建構一貫的歷史與價值正當性		擺脫價值的約束
方法論	研究方法論	實證、考古學、制度	外在屬性綜合研究	事件、論述分析法
	理論建構論	歸納法	演繹法	解構法

資料來源：由作者自製。

具體而言，以系譜的角度視之，歷史在「求真實」的前提下，企圖建立一種一脈相承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是由一種追尋的過程來肯定他的存在。針對此一目的，系譜學使用一種去中心的揭露，系譜學的形上學不需要起源來保證存有，而是以權力實踐與反抗來保證。[27] 系譜學相對於歷史學有「五反」：反對超歷史的觀察，反對總括歷史，反對追溯歷史的內在發展，反對歷史決定論和歷史目的論。甚至將「歷史」本身，都看做是一

[27] 「（而系譜學與傳統意義上的歷史之間的關係）……（歷史）職能在於，將最終還原的時間多樣性組合成一個自身完全封閉的整體。這樣一種歷史總是鼓勵主觀的認識，賦予過去的所有移位實踐以一種調和的形式。這樣一種歷史，對以前的全部東西所持有的視點，意味著時間的終結和業已完成的發展過程。歷史學家的歷史是在時間之外發現佐證的，並且假裝其判斷立足於某種天啓的客觀性上。只是因爲它信仰永恆的眞理，靈魂的永生不死，以及與自身保持一致的良心本質，所以這才有可能。一旦通過某種超歷史的視點去掌握歷史感，那麼形而上學就會使其遷就自己的目的。……（而系譜學）把非連續性引入我們的存在，正如它切分我們的感情，將我們的本能戲劇化，繁殖我們的肉體，並使之自我抵銷那樣。此爲『實際的』歷史，把生命和自然的毫無疑慮的穩定性從自身中剝奪開來。它不會使自己聽任無言的固執而邁向世紀之末。它將連根拔起傳統的根基，並無情撕裂其假裝的連續性」（福柯，1998c）。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種權力的展現。[28] 簡單的說，歷史意圖以起源及目的來鋪成出某種價值，[29] 而系譜學挑戰這種權力並且認爲有現在才有過去，「現在」正是歷史序列的意義。[30] 因此在系譜學的視角下，「再現真實」歷史並不重要，而是更關注歷史論述之所以成立的權力來源。

三、成為具體操作化的可能

到此爲止傅柯把研究重點從「本質和起源」轉換成研究「現象和出現」，並且對於歷史研究方法做出挑戰，但至此爲止還只能夠是一種世界觀而非研究方法。傅柯認爲要如何具體應用這種研究方法？首先就正面描述的部分而言，傅柯所歸納的操作方法有：

㈠研究瑣碎的細節

真理既然是一種虛構的過程，相信真理就變成一種僞意識，是臣服於權力的效用和體現，系譜學在此思考之上，致力於揭穿真理（知識）／權力的建構性。因此要帶有一種疏離的態度，傅柯一再提及了注意瑣碎資料的重要性，[31] 尤其是瑣碎資料中帶有的偶然與雜亂性。[32] 作爲本體論，傅

---

[28] 「（歷史）旨在將單個的事件化解爲一種理想的連續性－無論是作爲一種神學的運動，還是自然的過程。……（系譜學）是根據最獨特的特徵，最敏感的外顯形式，來處理事件的。因此說，一個事件不是一項決定、一份條約、一種統治，或一場戰鬥，而是種種力量關係的顛倒，是對權力的篡奪，是對某種辭彙的攫取，以及用這些辭彙針對那些使用過它們的人所展開的較量」（福柯，1998c）。

[29] 「形而上學者將現在的這些要求定位于『起源』，這可能使我們相信，有某種隱藏的目的，尋求實現於誕生之時。不過，系譜學旨在重新確立各種臣服系統：不是意義的可預期之力，而是支配一切的危險遊戲」（福柯，1998c）。

[30] 用傅柯的說法就是：「系譜學並非是要確立什麼不變的基礎，而是要打破以前認爲是永恆不變的東西，搞亂以前認爲是統一的東西」（Foucault, 1977: 142）。

[31] 「系譜學是單調、瑣屑的，又是耐心、實錄性的。它運作於糾纏不清的羊皮紙領域，並以爬梳、複製過多次的資料爲依據。……（系譜學）必須在任何單調的終局範圍之外，記錄下事件的獨特性。它必須在最無望的地方，在我們易於感到無歷史的地方，尋求它們」（福柯，1998c）。簡而言之，系譜學是有關細節的知識，必須建立在原始材料的大量積累成果上。

[32] 「系譜學遵循世系的複雜過程，目的在於讓以往的事件保持適當地分散開來。它是要辨別偶然的事件、細微的偏差，或者相反，識別完全顛倒的現象，即錯誤、誤算；這類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柯強調「事物都沒有本質，或者本質都是一點點地從外在於己身的形式中製作出來的」（福柯，1998c），而且若是試圖追溯起源的話「在事物的歷史開端所發現的只有對其他事物的分解」（福柯，1998c）。

㈡論述成爲研究核心

系譜學注重描述論述形成的過程，意即句子、命題與語言行爲只有通過有系統的篩選，才能成爲有效的或真實的話語，篩選的「過程」正是論述與權力關係的分析（劉永謀、夏學傑，2006：83）。作爲系譜學操作觀念的論述，必然有其權力的痕跡。系譜學論述的特色是：⑴論述所指涉的是一組領域，而論述的有效與否必須與放在指涉物與其相關空間來考慮；⑵論述的主體是不確定的，每一個使用這種論述的人都可以佔有主體的位置；⑶論述必須有物質性的基礎。依照傅柯在《知識考古學》的定義，論述用來陳述不指涉源頭、意義或主體的觀念的「稀有性原則」，[33] 與論述是藉由保存在技術、實踐和社會關係網的檔案的「累積性原則」（福柯，1998a：128）。

㈢以解構爲結果

如前所述，系譜學關注結構的「流動」，其中自然會呈現變化而不連續的層次，描繪出結構的系譜的同時，也帶有解構的色彩。[34] 表現在反起源、反邏輯性、反延續性。[35] 也就是說，即使看似相同的知識在系譜學的檢驗之下，也會充滿了斷裂及知識／權力的二元關係，看似不同的知識卻能因爲共同的權力論述而具有共通性，以此解構了在現實（特定時空）知識結構。傅柯說明知識結構／權力受時間與社會現實拘束，所以傅柯的知

誤催生了那些仍然繼續存在，並對我們具有價值的事物」（福柯，1998c）。

[33] 「相對於所有可能的事物論述，只有相當少的部分是被其陳述出來的」（福柯，1998a：118-119）。所以在傅柯的描述下，論述是呈現「斷裂、空隙、缺失、限制和劃分」的分佈狀態。

[34] 「系譜學的引導，不在於發現我們身份的根源，而是向自己保證能驅散這種身份。……系譜學其目的就在於揭示有關的異質系統；這些異質系統被自我所掩蓋，阻止著任何形式的同一性的形成」（福柯，1998c）。

[35] 「系譜學並不假裝恢復已經中斷的連續性」（福柯，1998c）。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識圖像是橫切的，相對於「學科史」研究方法的縱列而有區別。

具體而言在系譜學的實踐操作面向上，一般認爲傅柯在《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中開始實踐研究方法的轉變，開始自覺地運用系譜學分析道德實踐（性行爲、性欲、性意識）和道德關係。而主要的系譜學成果體現在《規訓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和《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Vol. I-III*）之中（于奇智，1997：45）。以《性史》爲例，在傳統史學中會將「性」當作與現在並沒有什麼不同的現象，並以現代性概念與古代性觀念的演變來說明「性的歷史」，但是傅柯指出性不只關於「男性／女性」，也包括了「愛情／兒童」，甚至是「社會地位／健康」問題；性觀念背後有著各種形式的「權力／道德」，甚至是論述文化主體的建構。「這一系譜學的理想就是探究個體們如何被引導去對自身和其他人施加一種欲望的解釋學」（福柯，2001：12）。最後指出，「性徵話語最初的對象不是性，而是身體、性器官、快感、親緣關係、人際關係等等」（福柯，1998b：394）。結論就是「我們到了十八世紀才有了性徵，到了十九世紀才有了性。而在這之前，我們無疑只有肉欲（flesh） 」（福柯，1998b：394）。一言以蔽之，史學以找到「當時真正的性行爲樣態」爲訴求，但是系譜學卻告訴你「作爲觀念的性行爲」是特殊歷史下的產物。[36]

對於紀律（discipline）一詞也是如此，系譜學藉由詞源的考據，發現此並非是源於對「理性／秩序」的追求，而是源於十七世紀的禁閉制度，所有紀律制度、紀律形式和紀律技術都可能被追溯至此。[37] 以及指出心理分析是源自懺悔實踐與收容所的綜合體（智河，1997：50）。具體而言，傅柯把歷史的系絡重新拆解，找到了現存觀念如何繼受之前觀念的過程，並且藉由其中檔案的關連來說明，現代／當時的知識／真理／權力連續性，並藉由「希臘人真理觀的形式及其由來」來說明「現在社會人的真理

[36] 「與其通過作爲自然的性瞭解我們自己，不如通過作爲歷史的性、作爲意義的性和作爲話語的性」（Foucault, 1978: 58-59）。

[37] 智河指出「正是這種禁閉制度，在經過長達兩個世紀的分裂之後，又重新結合形成了對我們時代有著核心重要性的紀律制度（現代監視、現代醫院、現代學校、心理分析）、紀律形式（空間網狀劃分法、強制性的時間表、身體分級鍛煉法、高效、高功能操作法）和紀律技術（連續監視術、微型懲罰、個體評判術、個案研究法）」（智河，1997：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觀的形式與由來」（Foucault, 1988: 233）。

因此，這一系列的著作被認爲是傅柯最有代表性的系譜學作品。同時這樣的研究被 Dreyfus 和 Rabinow 認爲「這種分析不屬於思想史或科學史的範疇，他只是一種探究方式，其目的在於重新揭示知識和理論成爲可能的基礎，知識在哪種秩序空間內得以被構成，在何種歷史因果性的基礎上知識得以被產生，科學得以建立，經驗在哲學中得到反思，合理性得以形成，而他們何以又得瓦解消失」（Dreyfus and Rabinow, 1992: 17）。這樣一來，傅柯認爲這種存而不論的態度更能描繪出貼近人類體驗的現實。藉由系譜學方法，傅柯能對各種邊緣議題加以研究，做出另一套傅柯式歷史，由此傅柯追求策略、美學的倫理學也藉由系譜學而體現。

伍、系譜學與近代知識體系的對話

系譜學除了作爲歷史學的反面而有意義之外，放在後康德時代的整體知識論範疇中更能顯現其意義。知識論的重要議題便是探掘人類心靈的思考模式，康德將哲學由本體論轉向認識論，他指出物自身不可知，而知識圖像的建立的前提是對象必須對應我們的知識；這是說知識本身所包括的所有判斷都是具有獨立於經驗的先驗客觀條件。藉由這些條件，可以得到知識的普遍有效性，而時間和空間則是經驗成立的條件和基礎，[38] 換言之，康德重新規定知識的範圍，從內心的、外界的（經驗的）、形而上的（超經驗的）三方面來分析，在《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中指出，雖然我們的知識不能超越經驗，但有一部分仍舊是先天的，不是從經驗按歸納方式推斷出來的。

具體而言，人類由於認知工具與能力的限制，所能接觸的都是不連續的知識，但是由「因果律」的臆想將所有的事件都統合起來成爲一個連續物。人類侷限於經驗與認知能力，不能建立一個所有陳述可能發生的排列抽象圖表，而只能描述「變化」，「只能聲稱找到具體的，正在變化的規

[38] 空間是一種先天的必然的表象，此表象是一切外界知覺的基礎；因爲我們雖然能想像空間裡沒有東西，卻不能想像沒有空間，時間的推論也大致相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則，在一定期間內，在特定論述形成中，界定什麼能算作同等的有意義陳述」（Dreyfus and Rabinow, 1992: 55）。再回到自己認知界限的同時，系譜學並不試圖建立一套「普世性」的價值觀，反而以個案爲出發點來形塑權力圖像。

更進一步，近代知識論若以李維斯陀的結構人類學方法爲代表，認爲「表面上看來毫無規則的資料，可藉結構分析發現其秩序，而透過神話的結構分析，他正是想證明看來非常任意的表像之下，存在著人類心靈非常固定的運作法則」（黃道琳，2000：v）。[39] 這樣的想法在前提中預設了「現象／本質」的兩元結構，而知識的目的就是要穿透現象找到本質。在這一點上，系譜學繼受了「結構分析」的部分概念，[40] 但更爲強調了「不連續」的重要性，每當不連續出現，就是權力在其中起了作用。若是將時間／空間與連續／不連續做出對應，空間顯然是不連續的，空間對應到認知的不連續性是比較合理的。[41] 在此之上，系譜學的議題可能從方法論延伸到知識論的問題，研究者也指出「系譜學以空間方式來思考，並且捨棄因果律的主張」（Dreyfus and Rabinow, 1992: 91），在方法論和知識論上更貼近人類原初的思考模式。

在傅柯的系譜學方法中，將知識從與主體疏離的希臘羅馬傳統，回歸到從「關注自身」的價值出發，這不僅是一種價值，也是一種技藝和實踐（黃瑞祺，2003a）。傅柯爲了批判代表現代性理性的「知汝自身」（黃瑞祺，2003a），而使用系譜學方法來達到「關注自我」的目的。[42]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對於實踐和改變世界的強調，影響了之後的所有知識份子對於現代性的反省，而馬克思的認識論提醒我們社會科學與研究對象的辯

---

[39] 在李維史陀研究民族的神話，並對其結構做出描述後，提出：「如果在神話的領域裡，人類心靈也受著法則的支配，那麼我們就更加有理由相信：在所有其他領域裡，人類心靈也受著法則的支配」（黃道琳，2000：1）。

[40] 「系譜學假定在偶然和連貫的外部世界之前，存在著一些固定的形式。這種追尋指向已存在的東西，即完全適合於其本質的原始眞理形象。它必然要求撤去各種面具，最終揭示某種原始的一致性」（福柯，1998c）。

[41] 蘇碩斌（2000）也強調了傅柯系譜學的空間特性。

[42] 關於傅柯的主體論點，何乏筆（Fabian Heubel）提出「工夫論」用以說明主體在不斷的「修養論」鍛鍊模式下，用以證成自我的過程。請參考何乏筆，2004；2003a；2003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證關係（黃瑞祺，2001:45；2005:13）。也就是說在相對於馬克思提供了對於研究主／客體思辯，傅柯的系譜學則更深刻的描繪論述與主體的浮動關係。若將生產力（主體）與生產關係（社會權力）對立起來，系譜學不但認爲生產力必須以生產關係來界定，更要找出那些論述的「生產力／生產關係」作爲生產關係的系譜。在系譜學的研究中，主體只不過是被解釋塑造出來的對象，就能消除了研究主體／客體的二元對立，也能回答東方主義中對於「主客體無法分離的質疑」，這是在倫理學上系譜學爲社會科學做出的貢獻。

最後可以考慮這個問題：「每一首音樂由於演奏樂器（甚至是聲帶）的不同，樂器震動的大小，當時空氣的溫度等等，使得不可能重新演奏同一首歌。爲什麼會人類認爲有『同一首歌』呢？或是某個曲子可能被書寫或記錄？」這證明人類在觀察和記錄時，必須要仰賴一套「粹煉過」的既有知識系統，而這種知識系統是超乎時空限制的。表現在討論「真理」的時候，便假設真理能夠穿越時間，而存有於知識的架構之中，所以當吾人論述任何推理、典故、真理甚至是詞句時，並不會意識到這些句子是從不同時間而來，而在同一篇文章中呈現出來的句子，乍看之下雖然是共時的，但是其實是一篇時間上錯綜複雜的「符號地層堆疊」，窗外的建築和路邊的街景也是這樣，人類沒有（方便）區分時間的工具，[43] 因此只能佔據空間形式來判定存有與價值。人類的書寫顯然是不連續的，而且也只能以不連續的方式來書寫，因此任何問題的答案必定是因爲記錄符號的限制而不完全。

陸、結　論

本文敘述作爲研究方法的系譜學之「系譜」，探索社會科學／學科研究的新研究面向。系譜學藉由討論家譜、語源出發，到傅柯式的注重個體與存有的解構式系譜學。起初在研究家譜所使用的系譜學將人類的血緣加

[43] 科學的演進，使得碳十四技術可以測得絕對年代，但是依然有誤差，而且也不是隨處可得的認知工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排序，用途是追溯起源，從而得到自身由來的安定感；尼采使用詞源學的研究方式探討詞語和價值觀的傳承，但當代的詞語對於前代的概念繼承有相當大的選擇和武斷性，換言之，詞語的能指和所指之間不存在單一的連結，而是模糊的的聯合使用，而能指夾帶之前的權力「剩餘」和當代的權力「生產」，並且跟其他的能指串連成爲文本，藉由擁有權力意志的主體而保證。承此傅柯認爲系譜學是發現歷史的不連續性，從微小的事件和文獻出發，研究論述與其中的權力。系譜學反對歷史形而上學的整體、同一和目的，從而「延續到傅柯的美學以及將思想和生活結合的風格」（黃瑞祺，2003b：13-14）。

以數學的方式比喻，歷史設法追求一種笛卡爾式的座標系和函數，在這樣的座標系中單位點（1,1）是永恆的想像，歷史事件也確實發生過，然而串連事件和事件中的連續線段也必然從已知的有限點可以推導出來，做爲主體的原點與其他的點並沒有不同，換言之，單位點不需要原點的保證，歷史事件的發生與認知主體沒有關係。而系譜學引導人們使用向量座標的方式來思考，座標點的確定是採取比較的方法，與原點的距離和與 X 軸的夾角。舉例而言，點（3.4）出現在與 X 軸夾約 37 度而與原點距離是 5 的地方。對系譜學而言，歷史事件便是研究者主體的移動，從一個點到達另一個。[44] 歷史對於當代的事情，常因爲「眾說紛紜沒有定論」而不願意研究。當事件成爲歷史，就是所謂「事件的住址化」，系譜學的目的藉由把注意力放在這些微小的聲音用以揭穿這個住址化的歷史，以及找到住址的決定機制。也就是以現在回顧過去，藉由「現在」的位置而做成「過去」的系譜。

延續康德、李維斯陀、尼采、馬克思的一連串脈絡，[45] 系譜學作爲獨特的研究方法對於現代社會學科／科學提供了新的對話場域。因此使用系譜學的研究方法基本上鼓勵研究者進行反思，拋棄所有的預設，在這個時

[44] 這也與人類的城市體驗有關，人類現在要確定遠處通常是以「住址」來設定的，但是從近處會用「先左轉，直走右轉」來思考，通常不會記得家附近餐館的住址，這兩種思考模式產生了不連續的原因是什麼？從「××路×段×號」的思考方式是從都市設計者的角度，也就是更高的權力方式，而身體所能涉獵的範圍則會用方向來思考。

[45] 甚至是撒伊德（Edward Said）與其後的東方主義脈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候主體的位置就必然浮現；進一步則注重「當下」的呈現，不做形上學的因果的描述而採取結構的陳述，要求對事實的掌握鉅細靡遺；還要用詞源學解構既有的形上學體系。[46] 傳統史學／考古學試圖達到歷史的一致性，確定在事物間存在的關係形式，而系譜學企圖展示主體唯有在既存的運作規則上才出現，知識脈絡的重新區分才有可能。作爲研究方法，系譜學企圖展示由主體所建構的主體化後果，連結到權力的運作關係，也才使得被傳統科學排斥出去的問題，諸如「非理性、偶然性、異質性、非連續性、時間性、個體性、肉體性、破碎性等等，成爲能研究的對象」（李少軍，2006：70）。面對現在日益多元的社會學科／科學議題，與社會研究自反性的限制之下，系譜學能夠作爲現今需要的新研究方法。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Dreyfus, Hubert L. and Paul Rabinow 著，錢俊譯，1992，《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譯自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ralism and hermeneutics*.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82.

于奇智，1997，〈福柯及其生平、著作和思想〉，《國外社會科學》，1997(1): 41-46。

王爾敏，2002，〈當代史學主流特色之史學方法〉，《近代中國》，151: 163-173。

尼采著，周紅譯，1992，《道德系譜學》，北京：三聯書店。譯自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trans. Walter Kaufmann. NY: Vintage Books. 1967.

石之瑜，2002，《後現代的政治知識》，台北：元照出版社。

石之瑜，2004，《社會科學知識新論：文化研究立場十評》，台北：

[46] 傅柯舉了一個例子：「在系譜學的分析下，自由的概念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發明，而不屬於人類本性的基本要素，或者說，它植根於人對存在和眞理的依附」(福柯，1998c)。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出版社。

何乏筆，2003a，〈自我發現與自我創造─論哈道特和傅柯修養論之差異〉，黃瑞祺（編），《後學新論：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台北市：左岸文化，頁 75-106。

何乏筆，2003b，〈從性史到修養史—論傅柯《性史》第二卷中的四元架構〉，黃瑞祺（編），《後學新論：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台北市：左岸文化，頁 47-73。

何乏筆，2004，〈能量的吸血主義—李歐塔、傅柯、德勒茲與中國房中術〉，《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5: 259-286。

李少軍，2006，〈系譜學辨析－論系譜學的複雜性維度〉，《教學與研究》，2006(4): 67-72。

李新民，1997，〈傅柯的哲學思想及其對教育的啓示〉，《初等教育學報》，10: 299-324。

李　震，2005，〈傅柯系譜學視野中的身體問題〉，《求是學刊》，32(2): 44-50。

彼得柏克著（Peter Burke），江政寬譯，1997，《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 1929-89》，台北：麥田。譯自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8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洪美秀，1996，《論傅柯之歷史思維》，台灣：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殷寄明，1998，《漢語語源意初探》，上海市：學林出版社。

張小琴，2000，〈試析福柯的系譜學〉，《西安教育學院學報》，2000(4): 18-21。

張　進，2003，〈論福柯解構史學對新歷史主義的影響〉，《甘肅社會科學》，2003(6): 31-35。

智　河，1997，〈福柯系譜學探微〉，《國外社會科學》，1997(1): 47-53。

黃雅嫻，1996，《論傅柯的倫理主體問題》，台灣：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煜文，2000，〈試析傅柯的系譜學作品－規訓與懲罰與性意識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歷史：理論與文化》，2: 1-14。
黃瑞祺，2001，《馬學與現代性》，台北市：允晨文化。
黃瑞祺，2003a，《後學新論》，台北市：左岸出版。
黃瑞祺，2003b，〈傅柯之生死觀〉，「傅柯思想研討會」（12 月 28 日），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歐美所。
黃瑞祺，2005，「自反性與批判社會學」，黃瑞祺、羅曉南（編），《人文社會科學的邏輯》，台北市，松慧文化，頁 1-16。
黃道琳，2000，〈神話學導讀〉，李維斯陀著，《神話學》，台北：時報文化，頁 v-ix。
楊宇勛，1999，〈顛覆史學與權力之眼：傅柯的知識考古學及規訓與懲罰〉，《史耘》，5: 201-220。
福　柯，嚴鋒譯，1997，《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福　柯，謝強、馬月譯，1998a，《知識考古學》，北京：三聯書店。譯自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福　柯，杜小真（編），1998b，《福柯集》，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
福　柯，蘇力譯，1998c，〈尼采‧譜系學‧歷史學〉，《社會理論論壇》，http://chin.nju.edu.cn/zwx/zhouxian/meixue11/24.htm。
福　柯，余碧平譯，2001，《性經驗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齊沖天，1997，《聲韻語源字典》，四川：重慶出版社。
劉永謀、夏學傑，2006，〈譜系學的方法論創新〉，《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8(5): 82-85。
蘇碩斌，2000，〈傅柯的空間化思維〉，《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刊》，28: 155-187。

二、英文部分

Foucault, Michel. 1971. “Nietzsche, la Généalogie, l’ Histoire.” *Hommage a Jean Hyppolit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45-172.
Foucault, Michel. 1977. *Language, Counter, 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 Donald F. Bouchar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13-138.

Foucault, Michel.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Foucault, Michel. 1984.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The Foucault Reader*, ed. Paul Rabinow, New York: Pantheon Boods, 76-100.

Foucault, Michel. 1988.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In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 ed. Lawrence. D. Kritzma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307-313.

Kusch, Martin. 1991. *Foucaults Strata and Field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McCarthy, Thomas and David Hoy. 1994. *Critical Theory*.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ers.

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967.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trans. Walter Kaufmann. NY: Vintage Books.

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974. *The Gay Science*. trans. Walter Kaufmann. NY: Vint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enealogy as Methodology

*Hsuan-Lei Shao**

Abstract

Foucault's genealogy focuses on the "discontinuity" of history, and it would be most appropriate for conferring Foucault's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on his de-constructivism. This essay is an attempt to introduce the origin and function of Foucault's research methodology. It is also a genealogical analysis of genealogy. Genealogy is at first a research method by which people analyze their family members so as to understand where they come from and to obtain a sense of comfort from knowing from where and from whence they originated. Later on Nietzsche used etymology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words" and their implied values. In his research, Nietzsche discovered the disruption of inheritance of words. Words usually inherit their meanings selectively from their old meanings. Foucault developed his own research approach by adopting Nietzsche's genealogy in the research on marginalized social issues, such as knowledge, sexuality and clinical medicine. Foucault deconstructed history and introduced a set of principles for genealogy. The genealogy method is against holism, and may be used as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on post-modern social sciences.

Keywords: Epistemology, Foucault, Genealogy, Nietzsche,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CCU.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